



3 1558 4667 2

聶氏家言旬刊

民國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期一册百

錄卓氏宅仁月刊一則
耕心齋筆記
曾文正公日記作字法彙錄

上海遼陽路聶宅發行

第三十三次家庭集益會紀錄

初六日第三十三次家庭集益會與會者老太太雲台六太太率子女七太太率子女十太太率子女十一太太五姑太太率子女大姑奶奶熊少奶奶二十四人

雲台言上期因杰赴普陀敬香未得開會並特由普陀帶回之神茶紫菜分贈各位

次言本期旬刊內宣布旬刊發行之時限擬以今年為止如屆時能得人助同編撰或可繼續即家庭會亦須視家人對於此事之興趣厚薄以定存否

次言本期旬刊有文正公作字法如各兒童有欲得者可早來索取一紙因此次所餘者甚少本期共印千六百五十份止餘二十餘份蓋本月陡增二百餘份也

次講旬刊內持金剛經者多高年健吉各條足證持經靈感信而有徵

次講本期旬刊釋躁平矜說謂諸兒童宜看一遍其不能解者則姑置之可也此文說理太深不易為兒童所了解但靜躁二字各人皆可體會試觀成辦大事之人皆為有靜氣者其債事之人皆為輕佻浮躁之人則其關繫重要可知矣

次講人譜類記警妄語五條茲錄如下

伊川先生非禮勿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安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語人曰若得我一妄語者謝以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司馬溫公曰光幼時弄青胡桃女兒欲脫其皮不得女兒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兒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劉元城先生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安語始

蔡虛齋先生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惟見乎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明道先生曰德進則言自簡

普陀育王天童遊記

丁卯五月二十六日予與郭涵齋居士同乘舟山輪赴普陀此為本年第一班直放普陀之船上海太平寺住持真達大師同行大師又為普陀三聖堂之退院老和尚船艙皆託其代定計超等艙每人五元七角外須加茶房三元五時半開行着夾衣兩層尚嫌不暖初頗以臭蟲為慮蓋予前歲赴普陀亦乘此輪深為臭蟲所苦乃安睡一夕竟無所擾乃知前

郵局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本刊每半年收費二角

歲所臥爲官船。此次則爲超等船。此其區別所在也。次早七時過定海。泊半小時。九時半抵普陀。三聖堂離輪埠約二里。餘予與郭居士步行入寺。漢口慈善會會長蔡輔卿君亦同舟。同寓此寺。寺中客室甚多。香客到者尙少。午飯後借賊則周居士及郭蔡兩居士步至前寺禮佛。旋至寺旁市街。同和商店買物。如紫菜、茶葉、念珠。催生子之類。費兩小時之久。此店不二價。頗爲可靠。然熟知物價者。則攤上購之更廉也。廿八早。偕郭居士。雇轎至後山各寺禮佛。六時半起行。先至後寺。次佛頂山。次古佛洞。次梵音洞。在此處瞻大士相。予見石之上層。似觀音像。白圓光中現頭頸。袍作金色。但面目不能辨耳。涵齋居士則無所見云。論心之專。一誠懇。予遠不如居士。菩薩示相。大抵爲接引初機。佛原教人不許以色相觀。如來音聲。求如來也。在此處費一小時之久。起至寓已午正矣。飯後。雇轎至前山盤陀石。紫竹林觀音跳數處。禮佛。聞明早有輪赴甬。遂決早間起程。廿九早三時半起身。收拾行李。食粥少許。乘轎至海岸。四時半起。梳十一時許。抵甯波。卽至功德林。午飯並以雜物寄頓於功德林。惟攜小被包及特製之緊口蚊帳。爲防臭蟲也。雇車至大河橋寶安汽油船埠。船適到。卽開行。是日爲五月底。香客極多。蓋當地俗傳是夜禮佛。以半年間行事。白之於神。並爲下半年禱求。最得福佑。故至是夜。必至佛廟坐夜。未明卽禮佛。育王廟中人尙不多。距育王寺十五里之靈峯寺。則夜間露坐者。以千數百計云。汽船行二時餘。始抵寶幢。換人力車至寺。稍憩後。卽至舍利殿。禮舍利。旋由殿主僧請舍利塔。接後入井。跪而觀之。予去歲與

齋居士同見爲暗藍。如昔日之四品頂戴石色。因請於殿主僧。明早黎明再觀。次早四時至殿禮拜。五時半復觀。以燭火助照。涵齋先見爲赤色。後十分鐘復觀。則見爲金色。余則兩次皆見爲金色。但先暗而後明耳。是早予請寺中全體僧衆念觀音普佛一堂。爲萱堂祈菩薩默佑。俾福慧均進。寺中共三百七十餘衆。然上殿者不滿三百人。一切科儀悉準規制。誦聲字字周到。殊不多觀。午飯後。雇轎赴天童。計行三小時。始到禮佛畢。涵齋居士至寄禪師塔。作禮。予則至方丈處。一談。四時復起程。歸涵齋居士與寄禪師有舊。出寺門後。聞沈香味甚濃。越里許。聞香如故居。士屢問予。而予一無所聞。始禪師示此以啓迪。故人也。聞香之事。以誠而感。文正公嘗親驗之。予亦親驗兩次。一次爲誦普門品。一次爲初學楞嚴呪心。皆在毫無香火之處。而聞極濃沈檀之香。在不信者必以爲妄僞也。歸途一轎夫腹痛。另一人出白礬一塊。令嚼而吞之。據言此法治一切急痧。均極效云。予則下轎步行數里。涵齋居士亦堅不肯坐。與予同步。約四里許。抵小白。令添雇一轎夫。而病者言腹痛已愈。不須添人。強予坐。捷足反勝。前足徵此方之效也。次日見輪船茶房腹痛。亦自出明礬吞之。少刻卽愈。則知此方頗普通矣。予等之仍歸育王。欲多拜舍利塔也。寺中四方來僧衆有發願拜數十萬拜者。予等則每次四十八拜而已。次早起行。在寶幢候輪。逾數時不至。蓋已壞矣。候次班輪。至始行。在輪步。晤見陸君桂庭。三十年前爲宰吾湘。壬寅年調內饒。房官賃居舍間。餘屋。歡然叙舊。談甚相得。一時許。抵大河橋。與三北公司漢口經理高君同雇

資皆有最少限度。可增不可減。雖公司有禁止茶房需索之文。徒掩飾耳目而已。在坐官船者。多出少許。尚無所難。而長江輪船。除船價外。又須向茶房買舖位價數元。中下等社會最受其苦痛。半年以來。輪船頗少。舖位價有高至十數元者。致陷於滬漢進退不得者甚多。此事既有害於公衆。而於輪船公司亦不利。推其原因。則公司職員亦不得其辭其責。據茶房自云。一船茶房多至三百八十人。皆大面子。所荐官房。每間派茶房二人。而酒錢須繳賬房數成云。近日甯波新組之中山輪船。往來上海者。即爲各輪茶房所集合之資本也。

錄卓氏宅仁月刊論食牛一則

外甥卓牟來。少年有志性情敦厚。素喜義理之學。好讀因果之書。去歲亦仿辦一家刊。名曰卓氏宅仁月刊。學課之餘。從事編輯。紹述祖德。庭訓旁採。先哲格言。兼載家人詩文。課藝。茲錄其所撰論食牛一篇。予頗以其空谷足音爲喜也。其杰識

肉食者以食牛過最大。而殺牛者報亦最甚。勸戒錄論殺牛因果事甚多。報應歷歷不爽。蓋以牛耕田養人。而人乃殺而食之。爲殘忍不義也。印度大政治家甘地。以保牛主義教其民。其言曰。吾人對於牲畜中之牛。應加以特別保護者。含義至深。且以表示仁民愛物之意也。夫牛既助人耕種。而又具有高尚溫和之德性。誠非他畜可比。其應受保護固宜。善哉言乎。余自去年戒食牛肉。至今未嘗染指。蓋以戒食牛肉。固力所能爲也。家大姊爲言。在鄭州時。嘗往市購物。過牛圈。見

羣牛爲之。糧食相向。而泣。此事爲其目見言之。令人心酸。昔齊宣王舍殺觶之牛。而孟子以爲可以保民。推是心也。卽不論因果報應之有無。固宜戒食之矣。清世禁私宰牛。且有明律。今則食之者日衆。而禁亦弛。則食牛者。固同負殺牛之責矣。勸戒錄謂多吃則多殺。少吃則少殺。不吃則不殺。誠有至理。余謂不獨食牛爲然。一切肉食皆如是也。

草此甫竟。有長親告余曰。曩在福州南臺時。聞市上喧傳異事。詢之。則以屠者牽牛赴宰。牛過錢肆。力鞭不行。肆主出視。乃屈兩足。淚涔涔下。作乞哀狀。市人環集中。有一人曰。此殆乞肆主以金贖其命乎。衆咸目肆主。肆主乃以錢數貫買而放諸鼓山放生所云。此以證齊宣王鑿鐘之牛。過堂而作觶觶之狀。確有其事。牛之有知自古知之矣。肆主卽曹十四舅。祖大母之堂弟也。錢肆後改常春銀號。

耕心齋隨筆

母牛覓子

汪字禮君。見予記郭君放牛事。因函述其鄉母牛覓子事。見寄言其西鄰秦姓。購一母牛。耕餘放草。輒癡立而鳴。張耳若有所聽。如是者三閱月。一日忽失去。四出託人訪覓。乃得之廿里外之石姓家。蓋其故主也。秦指石爲賊。石亦指秦爲賊。後乃知半年前。賊盜石之牛。展轉售於秦姓。已再易其主矣。石姓家兒一日傍晚。聞戶外有牛扯食簞草聲。出視。則所失牛也。牽小牛出。母子相見。鳴聲相應。有如問答。母且嗅且舐。欣欣之狀。使人見之感動。此二十年前事。其地則沅江七都云。大抵禽獸母子相戀。多在子尚幼時。久卽淡忘。此牛則牛

年後仍憶念不改。其情識與人無異矣。

曾文正公日記作字法

作字之道全以筆陣為主。直以取勢。橫以出力。當少勝矣。出筆宜顛腹互用。取勢宜正斜並見。用筆之顛。則取正勢。有破空而下之勢。用筆之腹。則取斜勢。有飢屬踟躕之象。夜寫零字頗多。略有所會。於昔年體如鷹四句之外。又添四句。曰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內跌宕。外拙直。鵝轉頸。屋漏痕。

古來詩家文家書家。皆有所謂筆陣者。厚善於陣之初。而不必究極於陣之終。陣將酣時。又已另作變態矣。

作書思偃筆多用之於橫。抽筆多用之於豎。豎法宜努抽並用。橫法宜勒偃並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後貴有自然之勢。大約書法不外義獻父子。余以師義不可遽幾。則先師歐陽信本。歐陽不可遽幾。則先師李北海。師獻不可遽幾。則先師虞永興。師虞不可遽幾。則先師黃山谷。二路並進。必有合處。杜陵言書貴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論。東坡駁之。非也。

閱皇甫碑。識得歐字意思。知顏柳之硬。褚歐之瘦。學書者不可不領略也。

因寫零字。偶有所得。知歐虞用筆與褚相通之故。書家之有歐虞褚及李北海。猶詩家之有李杜韓蘇。實不祧之祖也。悟北海上取直勢。下取橫勢。左取直勢。右取橫勢之法。大約

橫勢盛於三魏諸碑。唐初歐公用直勢。褚公用橫勢。李公則兼用二勢。

孫過庭書譜稍得王大令之法。

余往歲好黃魯直書。深得晉人真意。而逸趣橫生。當更致力。作書之法。劉石庵善用偃筆。鄭板橋善用蹲筆。王夢樓善用縮筆。惟努筆。近人無善用者。古人惟米元章最擅勝場。吾當於此自極其思耳。

董香光專用渴筆。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但少雄直之氣。余當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

作書之法。古人師歐李劉黃。今人師鄧鄭劉王。

作字之法。亦有所謂陽德之美。陰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為陽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觥。曰勒。曰努。為陰德之美者。四端。曰軌。曰偃。曰綿。曰遠。兼此八者。庶幾其為成體之書。在我者。以八德自勗。又於古今人中。擇八家以為法。曰歐虞李黃鄧劉鄭王。

作字之道。二者並進。有著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著力而得自然之味。著力如昌黎之文。不著力如淵明之詩。著力則右軍所稱錐畫沙也。不著力則右軍所稱如印度泥也。二者闕